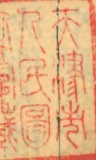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七

先祖考葬記



先祖考姓陳氏諱燦張字良友號忍伯世居蘇之長洲雍正中分長洲地置元和縣故先祖考為元和人種學砥行言笑不苟於先世祠墓保護尤盡力由增廣生援例貢太學生於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廿八日卒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享年五十二父太學諱樹瑛府君母秦孺人配先祖妣沈孺人繼配祖母張孺人子一卽先府君吳庠生諱廣勤先卒女二長亦先卒次適庠生胡璜先祖考始有子及先祖考卒而無子乃孫再從兄子元庠生名曾懋之桂門自訂初稿卷七

次子鶴

沈孺人

欽旌孝子永吉女及笄歸先祖考生於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八日卒於乾隆三年十一月十日享年二十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丁酉嗣孫鶴謹奉靈柩合葬於吳縣十四都十三圖鞠養字圩祖塋之次先考府君附焉別有記初先祖考病甚急於立孫甫立孫三日先祖考卒有起而乘之者風雨飄搖矣鶴之本生父不忍則堅辭而祖母堅不許然亦未得寧處六年難始稍稍定而家有七喪沈孺人權厝祖塋未安窀穸奔走衣食朝夕不暇給倉卒襄事故

不克求大人先生志銘仰維先祖考潛德未曜尙冀立言
君子表墓道以不朽感慕山邱於乎痛哉孫男鶴謹記愚
再姪於福書諱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三

先府君葬記

府君姓陳氏諱廣勤字立勳吳庠生父增貢諱燦張府君母沈孺人張孺人府君爲張孺人出生於乾隆八年七月二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享年二十有五聘某氏未娶嗣子鶴於府君爲同高祖兄之子府君資性開敏長於肆應爲學尤刻苦往往講習徹夜張孺人有心痛疾府君籲天祈代府君歿而張孺人竟愈以故族長老尤痛惜焉府君葬以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丁酉墓在硯山鞠養字圩祖塋之次從增貢府君兆感慕山邱嗚呼痛哉男鶴謹記愚姪於福書諱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三

長姑母葬記

嗚呼此余長姑母之所葬也姑母爲增貢府君長女性婉順勤於女工許字馬某未行而卒年二十有七按家禮成人無後者祭終其兄弟子之子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說者以爲許嫁有成人之道矣又余家產已盡廢所賴以供祭祀者向所授姑母之奩田則姑母之封兆尤宜慎保之也墓在觀山祖塋增貢府君墓之東少南數武姪鶴記

外祖唐府君葬記

府君姓唐氏諱存仁字秉元五世祖瑤池始自陝西來家蘇州居城西之湯家巷瑤池生少泉少泉生聖熙聖郊聖郊生祈誠聖熙聖郊祈誠並諸生祈誠後以金人瑞之獄見法聖熙卽日遁迹就其弟六子汾調之養於湖濱琴山琴山有唐氏自此始汾調名龜絕意進取然讀書甚力所與交多當世名人嘗有句云逢迎未慣甘稱拙譚笑無心豈識機其風致如此有三子長彥昭發憤力學得瘵疾早歿配何氏守節撫孤備極艱苦卽府君考妣也府君爲人長厚習賈人業以所得奉母間作小詩甚有天趣年四十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五

有二與配顧孺人相繼歿所遺一子一女復爲節母何太君所撫育及見成立女卽竊之本生先親也旣歸於陳誠敬事舅稱於家於族於戚黨之間教諸子必以大義家甚困而好施予歲時舅氏過從每論何太君節操弗能顯揚輒嗚咽流涕察其所以則皆府君之遺教舅氏又念府君之殯久弗克葬以爲恨先親之志大略相似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某日府君及顧孺人合葬於琴山甚字號祖塋之次距府君之歿已六十年距先親及舅氏之歿二十餘年矣竊嘗讀書外家見其系譜以爲世有隱德重以何太君之苦節府君之孝於親而篤於行並宜昌大其後而今

尙未有以見又念先親之賢早棄不肖等或將有以大庇
蔭之俾得成外家之宅相而不肖等又萬不足以副焉追
念往昔感觸目前悲來刺心不能己已不自知其涕之零
而語言之無復倫次也外孫陳鶴謹記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外舅誠齋先生葬記

先生姓朱氏名炳奎字繡若號誠齋高祖某

國初時自吳江徙居長洲縣之許墅以貲雄於一鄉有子
爲遊擊將軍又再傳家日替而先生兄弟始以文學顯先
生長邑諸生再赴鄉試不售乃挾藝北上至天津先達某
見其所作深器重之爲之延譽先生益自刻苦詩及書法
皆工絕爲人長身偉貌行謹而氣豪名聲大振會得母氏
凶問遂星馳南歸家居奉父不復出而先生弟高濬亦僅
以歲進士需次訓導終焉配沈孺人賢而才當先生在北
時以笥篋供甘旨費及賙恤親戚之孤寡者以稱先生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七

意所生子女各二子長者爲從兄某後次先卒有孤孫一
人乾隆某年月日合葬先生及沈孺人於吳縣西津橋某
字圩之阡季女壻陳鶴爲之記

重修三節婦祠碑

蘇州府治葑門外有三節婦祠祀明旌表節婦周倫妻蔡氏吳會妻姜氏上虞丞周偁妾董氏姜與董皆以死殉其夫蔡則撫孤全節而坎懷以終身者也當明之世節烈之被旌者鮮非大力家則必其事行尤彰著者高風亮節傳於人人之口而後姓氏得以達於有司其閭閻之下備嘗艱苦而湮沒無聞者甚眾獨三節婦得里人士陳詩之好義棟宇而俎豆之不可謂非一時之幸我

聖朝以風化爲首務

世宗皇帝特詔天下府州縣俱建貞節祠窮鄉僻壤一介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之婦苦節自矢者罔不被

旌典崇廟食其格於劍而不能上達者亦多附祀其間其前代之所褒崇年久易湮然苟有聞於有司亦必修舉廢墜以仰承

聖天子之德意長元貞節祠既經重修乾隆五十九年邑諸生宋錦入太學應順天鄉試於闈中感異夢歸而訪求所謂三節婦祠者久之并得其始建祠之碑及從祠節婦一十五人之事略及康熙以來重修者之主名然亦幾爲守祠者所據有煩言於有司然竟得還祠宇之舊觀距明神宗二十六年始建祠之日凡一百九十八載屢晦而復

顯其相稱歎以爲節烈之不可泯沒有如此也祠旣成里
人工部虞衡司主事陳鶴文於其麗牲之碑其詞曰

萬彙云生大化潛鼓何以貞之維倫之序儷皮之制遠自
三五道本夫婦先乎君父士行尙矣婦貞宜數道升俗降
此義常著昔在明世葑水之滸有三節烈若聚而處蔡本
世冑簪紱綸組生則逢憂悲來填腑獨爲其難呱呱是撫
八十餘年冰飲茶茹姜也小年堅貞自主勁柏爲心凡卉
肯伍姑實使我匪忘腹脯就義從容孰敢予侮董命不猶
副箴是輔見義則喜不義若怒豈我輕生心則已許冰玉
爲銘此焉不腐終身不改禮經所取之死靡他風詩所與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九

後史有作亦傳烈女維三節烈爰得其所厥妥維何上棟
下宇厥奠維何木豆竹簋昔創其蹤今踵其武維三節烈
恍惚云覩我聞秉彝人所共樹詎以綱常賴閨閣補亦愧
而奮亦歌而舞維三節烈千秋萬古

書三節婦碑陰

余撰此文不覺慨然有動於心蓋吾鄉諸先正祠宇之不
修者亦多矣以余所見如襄毅韓公翰林待詔文先生皆
近在耳目之間傾廢褻慢所不忍言吾輩旣不能力爲之
倡而官斯土者亦莫肯以典章風化爲務徒使修建之舉
見之於節婦之祠豈不重可歎哉余并書此以俟有心世
道者采焉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十

新修長元吳會館記

國家以科舉取士每三年大比天下諸生之得就

國子監肄業應順天府鄉試者舉人之應禮部會試者集於闕下恆數千人於是各省府廳州縣咸有會館之設以爲棲息之所而鄉人之官於京者經理其事所以推廣

右文之德意而又以厚夫桑梓之誼也吾鄉故有長吳會館逼近廛市應試者久不居之乾隆三十七年彭尚書啟豐始倡建長元吳會館於延壽寺街得歸氏舊第若干楹堂廡宏敞室宇靚深尙書自爲之記又爲之立規條定經費俾來者可遞而相守蓋迄今已三十餘載鄉之人士居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十一

於此而撥巍科躋膺仕者亦彬彬乎歲有其人矣嘉慶四年春蔡以四川學政復

命入都則會館舊規頗廢舍宇亦有就傾之患迺亟謀修葺之同人咸以爲趨而俾蔡董其役會奉

命授奉天府丞卽日就道因屬兒子邦燮及楊舍人廷琮刻期鳩工凡棟楹之朽折者易之墻垣之傾頽者整之黜聖之使足以蔽風雨而不侈美觀拂拭之使足以安吟誦而弗尙奇器始於五年四月閱四旬而訖工舍人寓齋於蔡曰願以一言誌其歲月蔡弗能辭也夫京師之大四方賢士大夫之所集職事之所聯氣誼之所洽豈獨鄉之人

哉然而或聚或散或久或不久其暫而能久散而可以復聚者惟鄉之人爲多少而習焉老而歸焉其有是非未嘗不是非之流品之當辨未嘗不辨之然於吾心終不能恕然也是故於凡交際之節稍加厚焉以爲誼固如是耳均吾之所厚而會館之設惟應試者居之何也以爲是京師也凡至於是有者宜思有益於國家焉應試之道非得則失其未失則下帷勤業諸生之所以自勉者而已其得之則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吾分中所當有之責備而非徒以文章之爾雅儀度之雍容也而又與夫未得而期於得者相勸勉於無窮焉夫是故間於鄉會試之歲則需次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七

於吏部者亦得居之凡有民社之責而當以存心利物爲先者也吾鄉自

本朝以來科第之盛恆冠於他省然今之在於斯者皆有確然之志而不肯苟以科第爲榮桑謹書之以附尙書記後以爲鄉誼之所以可久者恃有此而已

桂門記

陳子卜居宣武門外陋室數間取陸魯望詩意名之桂門而德清蔡生甫爲以小篆書之揭諸楣間久之客有過而笑者曰若魯望真能幽棲者耳吾子前棄官而歸未及二載又汲汲而出何魯望之羨而取諸此陳子曰唯唯否否夫吾之所以汲汲而出者吾之志也然而有取乎幽棲者吾之幸也而不見夫野人之負暄者邪知負暄之適而不知廣廈細旃之樂其陋也如此然且區區欲獻之吾君其誠然也彼幽棲者非甚不得已則亦其見之偏耳吾固無取乎彼雖然遼東之豕負其異于眾也見羣豕之皆白則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圭

憇然返矣秋水時至河伯顧而甚樂遊於北海若之門則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今吾幸生聖明之世天下已安已治草野之下所爲千慮而一得者未嘗不以次興革其它迂疎之見言之而莫聽熟計之而以爲不可行而吾又無言之與熟計之之責方且竊位而苟祿旅進而旅退側身賢士大夫之林有是人不加多損是人不加少吾又何爲不可以幽棲乎然而始徐徐焉褻衷以處焉貪戀

國家豢養之恩而不敢爲悻悻之去此則吾所爲行吾心之所安也然則幽棲者未始非吾之志而汲汲而出者亦

未始非吾之幸也客笑而退遂次之以爲記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十四

藤花吟舍記

入廣寧門而東北直宣武門爲市又少東一里所折而北曰四川營丹陽鄒蓮浦之寓居在焉鄉先生吳荆山任香谷之所嘗居也而全椒吳山尊顏之曰藤花吟舍四川營者世傳故明秦良玉勤王人都駐兵於此因以得名其地去市廛僅數武五方之所雜處百貨之所走集湫隘已甚不可嚮邇而吟舍所在蕭然若塵外蓮浦卜居於此公退之暇焚香灌花與諸名流觴咏其中非其性情淡雅不能自得其樂若此抑非遭際太平不能樂其所樂若此也夫人之才不甚相遠惟遭際爲絕殊當明之季士大夫講求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五

經濟畱意實學考其所建樹或不如一女子其以文章著稱者往往爲世所疵詬及

聖朝御宇綱紀備舉凡百有位率循舊章號爲稱職其尤幸者得爲翰林侍從之屬而悉其心力以從事於詞章之間以爲黼黻潤色之用可以無所事事而至於公卿而功名亦由是以出觀於百六十年之間如兩宗伯者未嘗不歎其所遭之盛也今且去其人又幾十年矣居其地思其流風餘韻而因以溯而上之懷古之思不可慨然而賦也乎

黃西樵先生畫像記

此封文林郎黃西樵先生遺像也先生以布衣行善於鄉夏則合丹藥以蘇病者冬則製絮衣以覆寒者值歲大禘則爲食於路以食餓者建渡嬰堂以育遠道之嬰孩建義塚鳳巢山以瘞無主後之棺槨至於廣仁堂之創建咸與其事旣而仲子以名孝廉出宰江右祿養者十有餘年子若婿若內外諸孫掇巍科登顯仕者厯久逾盛於是瞻先生之遺像者益景行其人而仰止之蓋爲善無不報者理之固然自感應錄功過格諸書雜以二氏之說而通儒轉以爲陋然其錄實時時見於六經易之文言書之伊訓其尤著者也而太史公傳伯夷獨津津於善惡之矣夫報者以寄其憤何所見之不廣趙文子不云乎譬如農夫是穰是菽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夫天之所以培栽覆傾亦若是則已矣吳丈雲記先生事止言嘗返遺金而不及其他竊與先生之孫一機同舉於鄉因從讀其家乘所載備書之以諭後之贊先哲畫像者知善無不報之說之果可信也

西湖汎棹圖記

汎棹圖者吾友黃子用賓爲西湖之遊而先輩顧君爲之
點筆者也自有唐以來詞人學士爲時傾慕往往入諸圖
畫若襄陽吟詩則右丞寫之常建冒雪入關而厲歸眞爲
之圖此其例也西湖天下之佳麗也黃子才名甚高藻采
豔發其斐然之思適與之相稱酈元之所錄鄴侯之所治
白文公蘇文忠之所題品黃子則流連焉欣賞焉作詩七
章以道其遊之所得模山範水窮幽探峻弔孤山之幽寂
賦飛來之奇秀歎葛嶺之淒涼田叔禾遊覽之志數十卷
不爲多黃子之詩數章豈爲少哉同人之工於詩者旣屬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七

而和之猶以爲非賦詠之所能盡此圖之所爲作也昔謝
太傅汎舟滄海風起浪湧孫王皆色遽太傅貌閒意說吟
嘯不言人之遊也有性情焉觀此圖卽以見黃子之爲人
也可

從遊赤壁圖記

舉天下之大上下數千百載自君卿大夫以至誦詩讀書尚友古昔之彥自通都大邑以至山陬海澨窮鄉僻壤蒙若樵牧闢若婦孺遐若荒裔父子不必同好鄉鄰不必同嚮秀頑不必同行遠近不必同俗而有人焉爲所共見共聞道其名則交稱之語其槩則交重之考其逸事則交企慕而歌詠之人之樹立至此亦難矣哉有宋之世偉人輩出名之盛者曰眉山蘇長公其天才俊邁足以傾動一世其立身有本末議論通達治體足以生豪傑之景慕其詞采翰墨風流軼宕足以饜後生喜事之心自宋至今道其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六

名則交稱之語其槩則交重之考其逸事則交企慕而歌詠之至使人主之尊有生不同時之歎嗚呼何其盛也顧子南雅性高明似長公所爲學問文章多效長公一日讀赤壁賦至二客不能從喟然曰恨我不與長公同時迺命工繪一圖曰從遊赤壁蓋其嚮往有如此者爲長公有道其天才不可學也其風流軼宕可學而不必學也其立身其議論則不可不學也果如是則雖進求諸古聖賢之道亦必有所能兼者矣不能爲其兼者不能爲其似者也南雅勉乎哉

漁莊圖記

居家者不知家之樂也寄旅館則知之矣居鄉者不知鄉之樂也適異地則知之矣事固有忘乎其所習而情固有殷乎其所觸者耶然吾觀世之人或居家與鄉不自有其樂及夫適異地寄旅館而反以爲樂何哉事固有徇乎其習而情固有昧乎其所觸者耶澣墅之偏有西漁莊故俞氏居也或曰以其地可臨溪而漁故名余嘗屢過之則以西莊丈父子實居於是云爾余去之京師西莊獨謝諸生業教授里中已而圖其所居之景爲雲山爲竹樹爲橋梁爲漁艇已則扶杖攜幼逍遙於其間而寓書屬余爲記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五

余甚羨西莊之能自有其樂也雖然古之人之居家與鄉亦何嘗以爲樂哉蟋蟀之詩曰職思其居又曰職思其外又曰職思其憂其在一家則憂一家之事在一鄉則憂一鄉之事而已惟夫仁人君子則憂其所憂亦未嘗不樂其所樂易大傳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也此非居家與鄉之樂而自有其樂也夫既自有其樂矣則雖畏天命而憫人窮而栖栖皇皇亦樂也夫栖栖皇皇者非其人之所得已也其得已焉則其遭也然而一家一鄉之憂則必有任之者要以視夫畏天憫人則有間矣彼漁莊中之居者非與余故承西莊之屬特爲記之以廣其意因以慶其遭

記改名

余元名大欽本生先祖所命而鶴齡則最初時小名也中
遭家難元名涉元邑案牘余心獨憾之是以每考改名歷
四考而本生府君背棄故第四考之名因仍不改遊庠及
手抄族譜並用之然於義爲無取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始改從小名鶴而字鶴齡亦首邱之義爾

桂門自訂初稿

卷七

三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八

先曾祖傳

公諱樹英字乾生號返真先都憲公八世孫先高祖別駕公長子生而岐嶷嶄然見頭角七歲而受經生學十三歲而試郡邑有聲十七歲而受元學二十一歲而習岐黃之術參釋氏之典凡公一生於理學經濟文藝術數無不涉歷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此其大槩也若夫敦倫飭紀上承先烈下啟後裔尤公所自樹立之大者公始以病故志於元元而仍不廢儒靜坐一室益精研名理每試輒高等既而援例入北雍足蹈棘闈者數四其自勤勵如此公既博

桂門自訂初稿卷八

綜羣書遂耽著述手稿盈箱篋其最著者曰小七發曰哀子吟曰述祖頌曰困衡雜錄及自著年譜所存詩文皆可傳誦公之爲哀子吟也始自母金安人之沒喪畢思慕哀怨未平故一抒其慘愴怛悼之意而播之於詞章扶綱植常又念別駕公老喪偶多所難堪始在喪次稍輟哭泣相勸慰昏定旣訖卽侍臥榻旁如是者十有六年不歸寢舍及別駕公卽世哀毀幾滅性復續前作彙爲一編見者莫不歎息泣下稱公之仁有侵毀先墓者有伐墓木至三百株者公告諸官伸法懲治或遂得保全居家與弟師蘧公怡怡友愛終身不異爨弟沒則撫孤姪延師課督不異已

出姪又早亡遺孤尤小公加意撫綏俾得成立生平篤於
倫紀類如此而都憲公專祠以累世以來所有心而未逮
者奮然舉之廟貌煌煌馨香俎豆垂千古也非公建焉
詎不爲後世子孫之遺憾哉公卒年七十有八子一卽先
祖考諱璨張以公卒之後六年葬於硯山先塋墓道之東
北公所行事及學問詳在自著年譜今掇其梗概以著於
篇曾孫鶴謹述後學王曰圻書諱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蔣慕緘先生行狀

先生姓蔣氏諱士熙字瞻蓼號慕緘世居蘇州婁門外七世祖育馨明福建清流知縣有治績崇祀名宦祖學海通五經康熙乙酉舉人授績溪教諭父志本處士兩世並娶於陳教諭公之配余曾祖姑處士配祖姑也先生爲人醇謹舉止端慤跬步不苟色和氣清可愛而親幼事父母愉婉承順父母愛之殊於它子父病痿痺先生晝出課徒夜歸調劑寒暑無間者五年初教諭公得官以親喪未吉祭不赴迄處士益貧困先生早歲卽以脯脩掣供甘旨及是母卒父病而長兄震子以盡瘁侍養勞苦得疾死二子皆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幼孤寡伶仃衣食不繼先生一以自任不貽父憂旣而父病不起弟晉子兄子永康相繼歿拮据喪葬備極艱苦至不暇寢食忘其身而爲之其事寡嫂教養兄之長子遇辰尤至遇辰年十一再就學再廢先生曰若是其情也吾何以慰吾兄乃自挈之館嚴立課程晝夜督率久之遇辰亦能記書史操紙筆爲文章矣處士公之歿盡棄舊居僦屋滄浪亭南得兩廛陋甚乃以內室居媵已所處纔容一榻戶西向烈日大風雪未嘗至媵所有所商卽於牖外鞠躬言之平居重然諾慎取與遇事有執操祖墓在貞山或割冢旁地售它姓盡伐其木先生亟告諸族謀止之族莫能

爲力者則告之於官力弗逮不顧爲文崇尚先正清醇有
旨趣應小試輒不遇無慍色亦無懈色乾隆四十八年卒
年五十先是晉子未娶季弟調元夫婦亦早喪無子先生
喪葬之一如其於兄嫂之事嘗曰吾遭際困厄至不能娶
妻有子姓其以殤子永康後我及歿後十年而遇辰有二
子乃以次子春陽繼永康爲先生之孫葬先生於貞山余
本生府君嘗稱先生賢以爲馬伏波漢之偉人功績不勝
書史猶稱其敬事寡嫗不冠不入廬及還書誠兄子以爲
美談蓋門內之行古人所難若先生之敬事寡嫗教養孤
子至盡廢昏娶之事而不悔非人情之尤難者乎謹撰次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四

如右以俟志獨行者采焉謹狀

三進士傳

三進士者皆吾郡人嘉慶元年與余同舉於禮部者也王君巖未

殿試今制謂之會試中式舉人然今之舉人亦古之進士故槩而稱之從其同也三進士成名已晚未及數年相繼而逝余竊慨夫科舉之學世之窮年皓首沈溺於其中何限及其得之或不能致顯達或雖致顯達而無所建樹不爲世所稱道而窮年皓首老死燻下之士其行誼其文章亦時有可傳士之傳不傳固不在進士與否然鄉邦之志例有科第表三進士者皆當列名其間余悲其尙有可傳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五

之事而久且就湮故爲之傳

王君字山瓊號南沙其先居太湖中長沙里從父其章始讀書成進士舉業家所稱琢如先生也君以乾隆九年應元和縣試補府學諸生久之補廩膳生五十九年鄉試欽賜舉人嘉慶元年大吏敦促入都與千叟宴遂中會試冠其本房是時

國家加恩會試下第年老舉子授以翰林檢討園子學正之職歷數科凡數百人然皆特爲奏名無一人合有司之程式獨君自取高第覆試之日有詔垂詢而君以遄歸遂不及於

恩數知與不知無不爲君搢擥君家居又二年卒其同舉禮部成進士者爲陳君毓咸楊君廷琮

陳君字受之號芝房吳江縣同里人祖沂震刑科給事中山東學政父士寧副榜貢生君以乾隆二十八年補諸生尋補廩膳生屢應鄉試及

聖駕南巡迎鑾獻詩賦並無所遇四十七年以

萬壽恩貢太學四十八年舉江南省鄉試王光祿鳴盛初見題名錄語人曰余所知知名之士惟陳君一人及會試又數下第假館諸公貴人家爲撰應奉文字凡七應會試乃中第旣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六

殿試授國子監學正需次京師頃之假歸嘉慶八年春卒君辨有口尤熟於鄉邦故實與人談娓娓不倦所作詩及雜著凡數巨帙余方寓書訪之一子甚幼不知其尙能不至於散佚否也

楊君字象坤號杏村先世太倉州崇明縣人遷府治君以乾隆三十一年補吳縣諸生後補廩膳生又援例入太學性開敏達於治體與人交有終始高太守天鳳厯官直隸臨榆縣通磁二州山東濟南沂州二府事無大小咸取決於君所至辦治山東有狂易者殺一家四人於法當磔而狂易例止禁錮獄久不決君議當免其極刑以矜不識而

請

旨卽時正法以慰冤魂眾曰善入告得

俞旨嗣是遂著爲令君所建也五十四年舉順天鄉試金進士梅令浙江之開化君偕之往踰年進士卒爲經理後事尤力旣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自大學士以下咸稱其才兼理稽察房誥敕房事協理侍讀事克

文淵閣檢閱嘉慶六年順天鄉試同考官階徵仕郎八年五月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五君與先大夫同時爲諸生余以丈人行事君然君獨以同年生親余君外和光同塵中實有尺寸遇事有執持人以事相諮度必極言無隱余尤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七

以此重君平昔酒闌燈燼傾肝倒膈無所不盡臨歿執手喃喃幾數百言已聲微不可辨每一念及不禁悵然涕下也

論曰王君初中第人爭以梁灝目之灝登第時年始二十三龍頭老成出自傳會然其名竟因此愈著若王君少遼緩之事固有未可量者同一遇合猶有幸不幸哉陳君之文學楊君之政事皆未易才而僅止於斯可惜也先是余同舉於鄉常熟朱君夢麟字學虛貧而有守時州縣徵租旣不以法無藉者或持吏短長以取厚利縣令知君廉欲因以立名特餽二百金爲會試道里費君怒曰若以是污我

耶麾之門外竟弗上公車其狷介如此長洲汪君德焯字
樹蕃號吟閣有詩才二君皆早世未詳其事蹟故不爲傳
而附著于此後之撰鄉邦之志者尙有考焉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八

凌先生家傳

潯墅在蘇州府治西北三十里又北至常州府之無錫縣七十里而近自無錫至蘇州必由焉當明之季儒者講學東林嘗往來於其間蓋高顧諸君子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康熙中吳陳枕以明程朱之學重於一鄉自時厥後則必曰凌先生云先生名封祝字正衡長洲庠生後分屬元和高祖謨自無錫貫莊徙居潯墅謨生烈烈生世忠三世皆處士世忠有啓力明末嘗集鄉勇衛一方子雲升郡庠生先生雲升之子而學於陳枕刻苦讀書一以朱子爲宗自章句或問語錄文集以至小學近思錄通鑑綱目諸書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九

咸貫穿其義指一時知名之士王廷士沈道然沈光熙王宗源余外舅朱炳奎及弟高潛皆從問性命之學潯墅有前吳後凌之目陳枕歿歲時必至其家設神主再拜平日與相知者過從講學久而能敬相稱謂必曰某先生家居無一戲言燕處必衣冠雖溽暑不暫去也嘗率其幼孫出孫欲行間道曰行不由徑爾不聞耶其跬步不苟如此嘗謂修身齊家是儒者事業素位二字乃其經濟聞者以爲名言乾隆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五始生以九日晚年自稱重陽老人云

論曰余讀陸子書論高顧爲興起之師未嘗不深慨慕而

惟承學之士不能擴充其緒如豫章延平之有朱子然
國家設學校以養士欲其經明而行修苟能推闡儒先之
緒言躬行不怠以友教於里黨間所謂一鄉之善士愈於
詞章記誦以相高者亦已多矣先生娶朱氏余外舅之姑
子奎孫壽祺皆諸生與余善壽祺撰先生言行示余屬爲
傳存敘其大略亦使後之學者有所興起焉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昭武將軍浙江平陽協副將李公別傳

公名壽演字斌亭姓李氏山東武定州人雍正中州升爲府設惠民縣治焉祖之芳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襄父鍾麟江南廬鳳道副使世襲拖沙喇哈番公將家子有文武才幹年十八補諸生名譽甚盛顧不屑作佔畢態益深究韜略嫻習騎射會

詔許文武士互試遂中某年武科雍正二年成進士授御前侍衛出爲浙江湖州守備訓練士卒講明行陣進退變換之法可施之實用浙有盜魁爲患久急之輒颺去卽緩之肆劫如故制府檄公捕之盜畏公嚴明與其黨將入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十一

海公輕裝急出手禽之於寧波旅店制府上其功得

旨引

見趨授江南太湖營遊擊太湖自康熙初巨寇旣殄餘黨猶間出行劫營兵私其餽遺莫之禁公嚴治之設漁戶簿籍鉤稽人數年貌出沒蹤跡親行密察三萬頃若戶牖間而湖中劫盜遂絕升浙江撫標叅將時有奏裁營中火器外委者下諸督撫議巡撫陳公以詢公公曰鳥鎗軍中利器行陣所先故步兵嫻熟此技得授外委此激勸之道不可裁陳公然其言據以入告乾隆元年授階昭勇將軍二年升平陽協副將公曰此浙省要害先文襄討耿逆時百

戰之地余何敢少怠既至喟然謂所屬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嚮聞士伍知練習之方未盡善也乃修器械覈兵餉增操期躬自教之騎射技勇戰守之法手書無倦二字顏於聽事由是兵將競勸平陽一協勁勇爲兩浙最暑溫州鎮總兵又署杭州協副將王某者當伏重誅其家糾衆將奪犯一城鼎沸公反覆喻以

國法衆素畏服公且謂公固文襄孫也不我欺遂應時解散當是時微公幾爲變杭協探買硝藥號爲利藪公無私焉某年卒於平陽年若干公友愛諸弟家事盡委之子四人咸以經義起家本禮辛卯舉人本棟乙酉舉人今爲德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七

州學正

論曰公壻工部員外郎劉廣恕爲余言如此廣恕又云公美鬚髯體貌脩偉喜稱說詩書工漢隸求者輒應之雅歌投壺洵儒將也然當官以武略稱夫

國家於文武未嘗偏重自太平日久而營伍廢弛所在皆是猝有小醜竊發以不練之兵御之以不事事之將至於屢失事機果誰之咎也士固非有勇怯精練之則市人皆可使戰公所歷職可以觀矣然則制勝之道尤在擇將哉尤在擇將哉

族兄安化知縣韞菴先生家傳

先生諱奎耀字鄂仲蘇州元和人先世居大姚村號大姚陳氏都御史成齋公及太學生白陽公及祭酒文莊公并著前史祖諱序輝恩貢生有盛名於時學使者刊其文以示式於易中庸天命性道無極太極之旨尤有獨得父諱之釗諸生先生年十六而孤祖父老病臥牀蓐者累年未嘗離左右篤志力學喜觀乙字部書上下千古議論卓犖不屑爲帖括常語久之補邑諸生數從族父漁莊先生研究義理所作文益邁上年三十三舉乾隆丁卯科鄉試計偕入都留滯十餘載益務與賢士大夫講求實學歲丙戌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天子以歷科舉人滋多

特命王大臣遴其尤者先與銓選先生於是得安徽省之祁門縣教諭母老欲請終養母諭以祿養之意乃奉母之任明年丁母憂服除起宣城縣教諭課士兼取文行下及愚民無不諄諄化導申之以孝弟之義在任七載風俗以淳升任甘肅安化縣知縣安化民俗強悍樂於私鬪相爭奪殺傷者一歲至以百計先生開誠布信一以教化爲先坐堂皇反覆勸誡如家人父子聞者感激泣下多悔悟以去其尤頑梗不率教者則立懲毋少貸民畏威感德期年之後爭訟日衰西土貧瘠先生務恤民力常平義倉耀新

之際必少增其值以公事行所部必給供億之費毋纖毫
擾民尋以年滿七十引例乞休總督聞其得民重惜其去
復勉畱一載歸里之日貧不能治裝家居困苦有過寒素
然不少戚戚恒以讀書自娛又十年而卒年八十有二子
一錦江太學生孫一寶樹

論曰我家固多循吏自職方公以壽寧令內擢至崇德公
益張而大之入

國朝德平章郵華容新野之治先後相望先生獨以教諭
起家及爲縣令一以爲教諭之道行之蓋異於俗吏之爲
之矣聞華容公刑人雖笞杖必垂涕勸誠而先生亦然斯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古

真民之父母哉先生初娶於郭余本生郭太宜人之姊先
生於羣從中尤親余錦江乞余撰次行事謹撫實以備志
乘之採擇云

甘肅某縣典史聞君墓誌銘

長洲聞上舍詩手一編授鶴曰惟吾父吾母之事吾祖母也實能行人之所甚難吾憊愚冥煩未嘗敘次其事今先人葬有日矣子丐我以銘庶後世猶有所稱道鶴禮辭曰子銘先人之墓欲不朽先人也余之文不足以不朽子之先人奈何以銘詩曰不然夫門內之行甚難而獨易以飾吾求諸工於文者而以飾應我猶弗得也子之詞質第爲我質言之庶後世之猶信之鶴遂不敢固辭按狀君諱某字某家世太倉人曾祖某始居郡城祖某父某三代並處士君早喪父事母孝母嘗與詩一時俱病危篤諸醫束手君門自訂初稿

卷八

五

君時祇一子弗顧也惟晨夕母氏側顙天泣禱刲臂肉和藥以進母竟得痊詩亦無恙人以爲孝感配某孺人亦有婦德君初仕爲某縣典史母年老不能同赴任所君乃畱孺人奉養母而孺子身之官母老性嚴且善病須藥餌費不貲又至五更輒心作悸得飲食少定君旣爲吏而家益貧困孺人自食粗糲盡斥所有供甘旨多方以慰悅母意五更則起作糜粥雖嚴寒長夜弗懈親黨以是多孺人之賢而益信君之善事母爲能感孚乎家人也君以母憂去官久之復爲某縣典史乾隆某年以勞卒官春秋若干從宦十餘載囊無餘財詩乞假故舊僅得奉櫬旋里嗚呼可謂

以潔白事親而終於立身者矣子二人詩其長次曰某早
卒孫一人某詩國子監生恂恂自好而工於文書法尤有
名其所以不朽其親者固自有在其銘曰
太倉之聞曰文山之裔避難隱栖改厥族氏綿綿延越
五百年或隆或替而長洲以遷君固廉吏爲子則孝爰及
令妻儷德惟肖孝行之傳內省外慙以君擬焉是曰克堪
有子善述義方之遺勒銘貞珉千秋是期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去

王慤巖先生墓志銘

今皇帝卽位之初有

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士

予章服視六品上其名於朝以備

名用於是吾鄉人欣欣然相告語曰王慤巖先生其人也
旣而先生弗及舉越四年冬先生之子兆辰以書抵鶴京
師乞爲文銘先生之藏則已於某月日捐館舍矣老成凋
謝盡然心傷以鶴居嫺黨後同遊處者久得以其文附先
生行誼以傳所欣願也其何敢固辭先生名煦字揚孫姓
王氏慤巖其號先世由唯亭徙郡城祖灌元庠生以醫名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七

於時父岱東乾隆丙戌進士徐州府儒學教授先生年十
九補吳庠生與其兄丙並有聲庠序教授之官徐州先生
隨之任往來江淮之間徐州及里中子弟遊其門者甚衆
其學主於躬行自家庭以及鄉黨大要睦婣任恤使鰥寡
孤獨廢疾生有養而死有歸孜孜爲善惟日不足鎮江府
之西有民居白靖安厰窪下在兩河間自高資港疏濬之
後恒多水患乾隆五十一年先生以應試過其地見兩岸
積齒豁無數深惻隱之遂與同邑沈君敏來丹徒吳君某
力任揜埋之事拮据勞瘁閱四十餘日迄九月始還里報
罷已久弗介意也又欲於上流建牖以時啓閉備水潦爲

承久計作圖說告當事當事迂其言弗果用聞者高其誼
長洲元和二縣貞節祠屢修葺不久輒復傾壞及先生至
其事經理得宜規模遂定又增設妙濟堂具棺槨以與貧
者力不能葬則爲之葬冬月則施絮衣一切爲之以實而
持之以公其後當事令育嬰普濟堂咸取其所定規例以
爲法先生居嘗慨然欲有所建樹於世而苦於無所遇應
鄉試屢不售獨其行義彰著人交推無異辭遭際國家曠
蕩非常之典僉謂宜應其選然竟無人能振起之者夫以
人事君人臣之盛節無其時不能爲有其時矣而又弗果
爲此則當事任者平日本無延訪人才之意爲可慨也先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六

生卒年若干夫人周氏陝西道廷燮孫女太學生義和女
子二人長曰某殤次卽兆辰吳庠生孫一人某銘曰
世競詭隨己獨去之或憚行義己則勇爲隱然抱負調有
所施莫振而起而弗如誰惟厥自樹古人與追吁嗟先生
百世永垂

朝議大夫巡視天津濟寧漕務掌戶科給事中溫君
墓志銘代

嘉慶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掌戶科給事中太谷溫君卒於
天津使署年六十五長子今布政使承惠方以陝西兵備
道督勦禦軍中次子工部郎中承志奉樞旋里權厝於某
鄉某原越八年軍務大定承惠自陝西移河南入

覲陳情乞假營葬遂以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之新
阡元配蘇恭人繼配杜恭人並祔禮也先是承惠將入都
過余泣語曰維先人矢志忠孝迨彌留猶手書以公爾忘
私爲勗會軍前亦需人某遂畱滯至今負罪甚大惟竈窳
桂門自訂初稿卷八

九

之事尙未有以妥惟公丐我以銘旣復具書詞及行狀以
請余知君久弗可辭爲敘而銘之按狀君諱某字某號某
乾隆十八年副貢生二十五年舉鄉試三十四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遷山東道監察御史掌道事轉
掌京畿道事晉掌兵科給事中轉掌戶科累階朝議大夫
以檢討主浙江省鄉試督陝西甘肅兩省學政以兵科巡
視中城以戶科巡視天津漕務又兼巡視濟寧漕務其間
校書

殿閣巡察倉儲監督振濟殆無虛歲爲主試以同主試者
病闈卷萬餘皆躬自蒐閱時稱得士爲督學以教化爲先

誠士子敦品行守法度甘肅逆回變起凡回民之隸諸生籍者無一人及于亂爲巡城值天津河間二府歲飢民多流亾

高宗皇帝特詔振卹君復上疏請修府縣城垣以工代賑略曰飯廠之設就食者二千餘人計十廠凡二萬餘人城外五廠人復不少

皇上恩施已極優渥惟本處飢民尚多宜預爲設法各安其居伏思現今保定天津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俱有應修城垣若及時興築俾災民趨傭力以資口食則未轉徙者不致再有流亾已轉徙者亦將聞風歸里庶足推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廣

德意于萬一得

旨俞允中城有鉅蠹因賄成訟卽按律立治其罪爲巡漕躬詣水次督率疏濬漕艘得過行無阻會濟寧巡漕缺

特命兼攝蓋異數也是歲以全漕竣事較早各巡漕並邀恩議敘而君已不及聞

命矣方君視學陸辭之日

天語褒獎有明白誠實用汝尙不止此之諭

聖主知人之哲已洞鑒于十餘年之前使天假君以年所建樹詎復可量而中道齋志弗究其用然及君盛年兩子

俱以功名自奮布政君金革無避用益光遺緒而大之教忠之語謹佩弗去口則君可謂不沒也已君孝友和平生平無疾言遽色與人交無睚眦之怨官京師讀書刻苦如寒素所著有論語輯解及箋注尙書考工記春秋三傳孟子評選杜少陵李義山集凡若干卷藏于家曾祖某庠生贈武功大夫祖某候選州同知父某庠生舉鄉飲大賓祖父並贈如君階官母曰

封太恭人車氏蘇恭人候選通判滋昌女杜恭人上蔡知縣先瀛女咸有婦德孝于舅姑尤通曉大體詳君自撰行實中子三人長卽承惠次卽承志幼曰承思側室姚氏出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女四人壻候選府經歷白士杰諸生蘇應培其二許字孟毓淳侯鐘閻幼未嫁孫三人啓鵬某官啓鼂啓熊孫女一人銘曰君之先世爲德于鄉開徑表術厥聞孔彰武義武功始著

朝籍棣萼交輝旂常增色惟君篤生蔚然有文書讀東觀賦成凌雲

帝曰欽哉汝作司諫爲啓爲沃無悼後患謂君勃焉而胡忽焉孰推以人孰推以天有子善述游受純嘏我爲之徵以諗來者

亾妻朱氏壙銘

自劉子政始傳列女范史因之其所錄不盡奇節苦行蓋有以庸行傳者今世婦女惟以節烈著聞其次則工筆札善吟咏亦見稱於學士文人之口至於毀粧操作挽車提甕前史所豔稱與夫順翁姑和室人禮家之所重反以爲無足述余本生先慈孝德懿行爲族黨女宗而余不敢過有所稱述蓋以此也亾妻朱氏歸余一十五年逮事先祖妣一十二年余不問生計亾妻亦不以生計累余亦未嘗以匱乏窘余之用如詩所謂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艱難實有然者先祖妣本慈愛自亾妻來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歸而祖妣之慈愛余尤至故余謂其庶幾有先慈之風素不解書然喜聽余讀書余鈔書至夜分必篝燈相待嘗聞余論班氏女誠請錄一帙以爲女子子諷誦過手樹塾中本遠矣又嘗聞余讀南陽縣君墓志歎曰余今并嫁時衣亦付質庫將何以餼初余外舅老困場屋獨奇愛其幼女遺言謂必嫁一諸生及外舅歿而外姑以亾妻歸余故平日常以安貧知命爲言前所言特戲耳余遠客江右又再上春官家無宿春之糧亾妻益自勤苦節縮衣食以經營其父母及余外祖父母之葬竭嘗財以襄事或有以糧絕告者輟朝餐與之余潦倒半生晚得一第不欲自改踽涼

之素貽書兄弟惟言慎無浪費而亾妻所慮乃過於余產
後暴病至不肯醫藥以死嗚呼此可以其無絕特之行而
遽沒之耶書諸墓中之石附先慈家傳後俾子孫有所攷
焉亾妻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卒於嘉慶元年
六月十一日年三十有六所生子男一人女二人以卒之
明年二月葬於硯山祖塋之次祔於本生府君兆而不於
先府君之兆者限於地也朱氏家世詳余所撰外舅葬記
中銘曰

嗚呼余妻爾不負台台乃負汝使汝辛苦將亨而殄胡命
之蹇嗚呼天耶疇使然耶硯山之陽十葉是封我卜幽宮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終焉爾同

亾繼妻宜人汪氏壙銘

余以嘉慶元年五月蒙

恩分部學習六月請假旋里亾妻朱宜人卽於是月病歿
余至家始知之酸來刺心不知所云念古人達子之志必
三年然後娶子女少不能自養視乃買妾以居明年春營
葬朱宜人畢將攜家人都親知爭言綜理家事非幼妾所
能勝任余亦漸覺其然顧子南雅爲言外妹汪氏端莊淑
慎可以作配余遲迴久之閏月始成嘉禮卽宜人也七月
從余北上舟中患瘧體羸幾至危篤九月抵都瘧良已而
盜汗內熱自此始矣余家故艱窘乞假親舊僅得具行裝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十四

入國門之日囊無一文宜人彊起課掃除出其兄所贈數
百金爲余置車馬侍器用供薪水具芻茭以及交際問遺
盡耗之無少惜余以公退之暇開門授徒其明年戊午科
鄉試商量文字者日來或就余止宿宜人爲整食飲命僕
人視起居澣濯補綴罔不周備又明年生徒皆謝去而族
弟厚甫族子花橋偕計北來舍余寓齋宜人病日甚然主
中饋如故平居寡言笑善女工敝衣疏食安之若素余課
兒子扑責之稍苛輒力疾勸阻及余它往兒子頑嬉則嚴
訓誡之女及妾或時嬉笑厲色禁之聞余述朱宜人之賢
必請道其詳余常對之流涕嗚咽不以爲嫌也余才質鶩

下不能通知世事於案牘多不省記至於計量度程釐剔
弊竇益非所長常自愧不足以稱職又早歲孤露祿不逮
養追念往昔不覺歎欷燈下讀史見古時成敗賢姦消長
治亂倚伏世道淳漓與夫良臣烈士孝子貞婦一切可惋
可愕之事往往顧影歎咤慷慨無聊終夜不能自休宜人
又時時善病支離床蓐蓋三年以來未嘗有一日之歡悰
也汪氏祖籍徽州宜人之五世祖始遷居蘇城祖一經簷
事府主簿父本孝號臥雲太學生以善書名於時母蔡氏
父母俱早喪宜人生以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八日卒以嘉
慶五年二月六日得年三十恭遇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覃恩誥封宜人先是有

特恩工部官各加二級例得晉封恭人格於部議未得請
也子二人德勉朱宜人出聘無錫庠生

貽封翰林院編修蔡警齋之第四女德范宜人出聘分發
浙江候補縣丞蔣慎齋之長女女三人朱宜人出者二其
一妾出也長許字陶璐餘未字宜人卒比六月妾及子女
奉匱先歸其八月余學習期滿蒙

恩畱部候補乃復請假旋里以明年二月甲寅葬宜人於
本生先大夫墓次嗚呼始營葬朱宜人時豈意死喪相繼

如此之速誦古人幾何不從汝而死之語不禁涕下彌襟
不能以自己也銘曰
余宗葬於是自十世考妣以至子之翁始甚安也始室在
左又甚安也死而有靈信子之賢其不永年匪人也天尚
其吉矣庇我後人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其吉矣庇我後人

其吉矣庇我後人

其吉矣庇我後人

詩彖銘

泉冽第二山高九龍清風動樹斜陽在峰騷壇旣空才鬼
羣嘯落霞潛泣青蠅疇弔我思古人淚下交頤陳編雖蝨
精爽若來函以古璧襲以文錦干一千家共此一坎選臺
千古馬鬣四尺幽魂可招藏血欲碧尙有光苾散爲雲霞
斗間寶氣太史占耶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硯銘

陽山鄭士超以端石硯貽元和陳鶴鶴爲之銘曰

確然者其質鏗然者其音不刻方以爲圓不匿瑕以爲琛
我友之貽我銘其陰世莫貴重爾吾將抱爾終老乎山林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三

記尹山傭事

所識段氏家有爨傭尹山人也居於段數月矣偶出爲逸馬所傷扶而歸使人呼其子未至傭傷重死傭之死也驟體復有傷段氏大惴惴以爲苟無他辭棺斂值所弗計矣其子至則蹙然曰此吾母也敢煩主人棺斂乎且吾有母弗能養致以慘死吾之罪大矣吾且僞爲母也病者負以歸成送死之禮焉何敢煩主人棺斂乎段氏聞大慰遂以錢若干與之亦辭不受陳子曰因親之死而以爲利稍有入心者豈不出此返於其室成送死之禮則非知禮意者不能也彼傭何知焉嗚呼其可風也夫小鬱林館齋書

桂門自訂初稿

卷八

无

桂門自訂初稿卷之九

駕幸翰林院賦

維

聖清七葉龍集乎甲子之歲

皇帝特以萬幾之暇

思加乎侍從

駕幸乎清闕蓋循

高宗純皇帝之舊典而欽承

文思也維時百度惟貞寰海鏡清四方升平人文載興綏

我萬邦時和年豐黎民於變重譯率從廼布方策稽前謨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大經大猷悉垂爲億萬載之令圖而一豫一游亦必寓重

道右文之旨以嘉惠羣儒此六十年之

豐功偉烈所以度越百王而

聖天子羹牆之見所爲序小大之政而罔有或踰廼

發德音詔所司太史練日奉常習儀厥有解宇以命工倅

凡漫漶與傾欹咸葺之而新之旁及詹事之治首崇夫

大成之祠有嚴有翼以肅以祇繕完潔清爰待令時二月

初吉日維癸亥和風翕習以迎韶旭日曛曛以煥采

皇帝廼開青陽駕蒼龍條狼呼蹕虎賁趨風旌旗飄颺以

拂雲天香綰縵而載路望

翠華兮逶迤遂莅止於玉堂之署翳斯署之剏造傍玉河
之滄泱中晝掩以靜深外軒軒而闕敞周卽窗窻兮風疎
飛簷崩另兮霞上鬱鬱乎何瞻就而有輝麗

璇題與星榜集賢稽古者

高宗之宸翰儲才勵品者我

皇之嘉獎雲漢兮昭回奎壁兮爽朗惟協

帝而

重光合萬方兮欽仰學博乎載籍道尊乎

尼山

特展禮而告虔示羣才以所躋攀廼設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黼座啓論堂授几有緝肆筵並張

一人端拱以悅豫百僚承事而濟蹕惟親親而貴貴自屏
藩以逮宰執越羣卿之畢至亦多士之咸集肅肅兮列侍
而無愆雍雍兮稽首而拜嘗夫玉食賡羞執爵其人孔多
禮備樂舉威儀孔時盃斝有楚珍錯雜旅則酒正之六物
不忒而外饗之百品時敘大樂既奏其音鏗錡則周室之
官懸六代而虞廷之簫韶九成率舞交作事正史傳則貞
觀之瀛洲作圖而開元之集賢名殿大禮備八音闋羣卿
北面擁俎親徹

皇帝廼摛睿藻運

宸思舉之爲法則播之爲聲詩分韻之作盛乎唐柏梁之體創乎漢旣三十八人之悉罄其雅材亦二百餘士之共申其芹獻爰繼進而迭奏頌卿雲之紉縵惟累洽而重熙信光華之復旦於是羣公卿咸進而颺言曰臣聞十日十二辰相配肇乎甲子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堯舜而大備後世因之禮樂文章皆從此始故古人用之爲元而史氏編之爲紀惟我

高宗皇帝之御宇也越九年而歲貞乎闕逢川嶽效祥文軌大同蓋續

三祖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二宗之烈已受報而收功而

聖心之治益求治猶凜然於如日之中翳臨幸之隆儀合衆材而陶鑄倚

景祚之延洪適協乎重開甲子之句是知聖人先

天而弗違固已創非常而垂裕而

作人闕遠之規又奚啻百穫而一樹故天下皆化成於久道而詞臣尤特承夫

恩遇也維

聖皇之嗣服宏鉅典於

授受伊經傳所罕聞歷萬古而一觀洪惟
聖孝之淵深德日新而政由

舊逮斯典之率循亦自

天之所祐故勦舉在六十年之前而踵行在六十年之後
尊嚴

先師崇聖也於

經筵之次日勤政也一日二日萬幾無曠法

天也俾天下之士鼓舞振興而不能自己樹人也紹

高宗之攸行而服之無斁述

事也觀乎人文極渾渾灑灑之盛文治也維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四

聖王之舉事必衆善之咸備故推而行之則震古轢今而
五帝不足六三王不足四豈特懷鉛握槧之徒相率頌揚
以爲盛哉乎斯世而已哉頌曰於赫

聖世煥乎有文茂儀載舉繼繼繩繩維此茂儀

高宗攸始我

皇繼之益昭盛熾

高宗攸始出典入謨我

皇繼之超唐軼虞超唐軼虞巍巍蕩蕩出典入謨亘古無
兩歌詠旣畢秩宗進奏鳳凰巢乎阿閣麒麟翔乎文囿迺
頒珍賜出上方律裁杜陵之細硯選端谿之良色燦爛兮

文綺氣芬芳兮佩囊於是

乘輿拜節

天顏有喜第羣下之嘉頌授史臣而爲紀臣愚職隸司空

才非載筆惟葵藿之微忱每傾心而向

日觀盛事之喬皇輒竭才而商榷鄙東觀之餘文陋石渠
之往錄敬延跂於

天嚮望

清光之穆穆

聖壽兮萬年合巖穴梯航而共承乎

錫福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五

涉淮賦 在懷遠作

涉清淮兮北征渺故鄉兮千里既息轍兮還轅何棲遑兮
未已嗟人生之如寄兮等過隙之駒馳靜夜以自審兮悵
往者之不可追昔束髮以受書兮謂庶幾其有造獨抗心
以孤往兮希古賢之同調紛吾雖有此虛願兮羌時運之
不咸始漂搖於風雨兮歷轍輻輳與巉巖日月之逾邁兮忽
壯盛之已及撫躬其何有兮懼修名之不立念先人之遺
訓兮未敢薄夫功名累尺寸以自砥兮庶艱難而有成將
攬轡以慷慨兮方幸邁乎時清思黼黻而潤色兮遂濟濟
之羣英昔夫子之大哉兮歷九州而推聖繼衛卿之可得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六

兮必有義而有命彼大冶之陶鑄兮又孰順而孰戕何頑
金之踴躍兮迺自蹈乎不祥黽勉以從事兮日夜夜其猶
未逮委吏之可爲兮憂弗當乎會計通伐檀之詩篇兮中
抱愧以三年遂投簪而解組兮行終老於水湄與山巔吾
生之有涯兮本弗慮夫飢寒矢三旬而九食兮庶以求夫
余心之所安辭故鄉以言邁兮苟有食其從之余胡爲此
汲汲兮夫豈非古賢之我欺離家人之嗃嗃兮遠兄弟之
怡怡長戚戚於天一方兮又豈非伊戚之自貽此邦之故
兮本禹蹟之覃敷卞和之抱璞兮何再別而尙漣洳用棖
觸於往事兮心猶豫而狐疑魂恹恹而不得寧兮蹙弗就

於息機思美人而不見兮望蹇修其未來誠非力之所及
兮又奚爲而入吾懷亂曰已矣哉歸去來余非改乎此度
也余不敢薄夫古人之功名兮而豈富貴之故也聊卒
歲以優游兮亦何憾乎遲暮惟此心之耿耿而不能自釋
兮冀垂名於竹素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七

弔黃四齋先生文

嗚呼一人知己可以千古一日之知可以終身思古人之
潦倒亦自歎其沈淪得語言之獎借孰感激而非真惟此
情之不忝於先生兮爰爲文以自申惟先生以廬江之名
宿司茂苑之陶甄方下車之伊始亟考課於初旬曰余願
結文字之知兮許雕蟲小技之兼陳曰省月試誘爾循循
導欵批郢誨爾諄諄伊官常之不曠實教思之無垠生不
幸二十四年於茲而不能自拔起於編氓庸夫販豎憎其
賤簞食瓢飲增其貧竊徼倖於當世之科舉蓋屢斥於郡
縣之選而逡巡分此生終爲人棄兮行自放於寬閑之野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九

寂寞之濱得先生一稱許兮方出所藏以相証而先生又
奄忽而棄紅塵思先生而仍生于斯世兮生亦未必相親迺
先生而不可復見兮轉不禁潛焉出涕之頻頻繫相如凌
雲之健筆兮厯千載而莫與倫先生以相許兮余獨何人
士所守蓋有常兮不以譽喜不以毀憂而終不能無慨於
泯泯如先生之見許者鮮矣豈不悲悼於中而姑爲是不
病之呻公數之有定余命之常屯死者不可復生益令余
舉此前此後之感慨悉萃於茲辰

祭漁莊先生文

維年月日族子鶴謹以庶羞之奠致祭於族父漁莊先生之墓下嗚呼夫子之文章而不一遇乃令小子獨受陶鑄一名幸得爲時恨暮所生所後木拱邨墓以夫子之相期而年不少駐空負當年盡心啓悟嗟小子之觀閱自舞勺之時衆議僉同謂繼嗣其曷辭禮之所無今也則有心所弗忍覆謂余咎多艱之會在歲甲午哀哀此情孰知余苦匪利伊義惟夫子余許亦語小子我其告汝我之抱負莫之能吐我之憂患難更僕數蓋夫子之高明而峭直自將古道遠矣不狂謂狂有所不朽文學令名彼紛紜者亦復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九

何傷所嗟吾黨結恨山頽屨茲宿草如何不哀昔夫子之治命謂汝必執紼以妥余窀穸庶安且吉屬以計偕遠違兆域寔不臨穴疚心何極追思警歎有淚沾臆尙饗

祭杏村丈文

嗚呼君年未高君才甚美有聞於時有信於己端緒旣彰
展布可俟胡爲卒卒齎志長已况君家門惟君是倚垂白
在堂下僅穉齒待君而炊凡二百指嗟君若斯又何以死
昔君成童聲騰泮水一時老宿避君席几共謂飛鸞芥拾
青紫迺更迤邐才豐遇否中遭孤露餅罄疊耻外營兆域
內維甘旨詞客依人大賢負米書記翩翩爰從是始君之
明略洞徹表裏手揮心營耳聽目視厥所擘畫咸中肯綮
烹鮮弗擾次第就理君之遊覽歷久逾偉右拂太行左酌
滄海燕齊迂怪吳會文采或平或傾可愕可駭提壺挈榼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七

攜杖躡屨痛飲空樽狂吟盈筐爰在山左嶽疑罔倅大吏
聚謀論難蠡起君獨引經斷以一是果契
聖模羣公唯唯著之

令甲以授司士剴決之才莫與爲比乃歌鹿鳴乃對

丹陛傑直薇省儼屋槐市有棘其事衆所廢弛君獨勇爲
其氣倍蕙戴星輒興問夜未已黽勉當官勤勞罔怠瑣闡
校文夙夜研揣室有蓓芥門多桃李鄉邦之誼維桑與梓
地接宣南堂名敬止歷年滋多亦腐且圯葺之新之以復
崇侈嗟吁楊君慷慨自喜負其豪俊陋彼凡猥酒酣耳熱
議論疊疊肆應多奇神明有宰詎意今茲一病僂爾力瘁

神枯心結氣痞謂君灑落莫究所以嗚呼其故我知之矣
君昔壯遊情殷陟岷越月踰時必復故里依依帟帷祭粢
箸七奉觴上壽睟容有喜自筮清班奄忽七載匪戀一官
親志是體顧此衷腸飛越密邇憂深慮切以致於此嗚呼
哀哉易盡者形不滅者悃臨歿琅琅有淚空灑上念

高厚下顧滲髓悠悠黃泉此恨何在嗚呼哀哉仰瞻蒼蒼
疇室疇啓賦形昇才疇造疇毀命不可知時何可待華顛
遽臻朱顏忽改念昔綢繆笑談樂愷隘嵇非薄戒阮塊磊
如何一旦輻車方軌薦君一觴爲君繫帟尙饗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七

同年祭王南沙文

往歲丙辰嘉慶初元逢

國大慶

錫福便蕃取士逾額宴叟有疇兼承之維我王君維君之來安車蒲輪其旣戾止紛純藻筵登拜祭啐式禮莫愆迺借多士集於春官揮毫落紙鸞鴛鳳騫燭燼三條神明炯然退居寓舍微疾偶于君曰命駕言歸必遄維時新榜動於長安羣公相告慶爲得人龍頭老成古有是言惟梁太素蓋非永年庶幾王君

國光是觀王君在道淡若弗聞謝此簪組返乎邨園狐死

桂門自訂初稿

卷九

三

首邨人稱其仁顧我同人莫慰識韓冀君之來日月遂延電火忽逝計音乍傳哲人其萎罔不悼焉我聞在昔哭諸寢門尙致尺書唁君家人一束生芻其意則虔何以告之令名弗諼吳山峩峩吳江沄沄請書榮遇誌君新阡

